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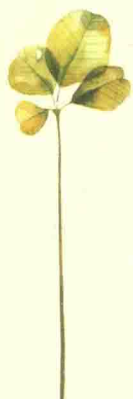


我对这些微笑， 对你也一样

俞力佳／著

 上海文化出版社

我想对你说的是：请你放心，
我明白时间对我意味着什么，它从我这里拿走一些，
但远远少于它给予我的。
你从我的微笑里面可以相信这一点。



我对这些微笑，

对你也一样



俞力佳／著

 上海文化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我对这些微笑,对你也一样 / 俞力佳著.

上海:上海文化出版社, 2014. 9

ISBN 978 - 7 - 5535 - 0278 - 6

I. ①我… II. ①俞… III. ①散文集 - 中国 - 当代
IV. 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4)第 12804 号

出 版 人 王 刚

责任编辑 张 琦 莫 琪

装帧设计 汤 靖

插 图 俞力佳

书 名 我对这些微笑,对你也一样

作 者 俞力佳

出 版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

上海文化出版社

地 址 上海市绍兴路 7 号

邮政编码 200020

网 址 www.cshwh.com

发 行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

印 刷 上海港东印刷厂

开 本 890 × 1240 1/32

印 张 5.5

字 数 105 千字

版 次 2014 年 9 月第一版 2014 年 9 月第一次印刷

国际书号 ISBN 978 - 7 - 5535 - 0278 - 6/I. 091

定 价 20.00 元

敬告读者 本书如有质量问题请联系印刷厂质量科

电 话 021 - 59670424

· 目 录 ·



柿子/3

栗子/5

梅花糕/7

乌米饭团子/9

玉兰花饼/13

雪藕/15

玫瑰——给采菊的一封信/18

艾叶青饼/20

姜/24

熏豆茶/27

豆蔻/31

凤尾鱼/34

豆腐/36

鲈鱼/39

面条/42



初梅/47

百合/49

黄秋葵/52

水仙/55

蝉/58

芳香/60

吵雪鸟/63

鹤/66

蔷薇/70

女孩/72

石莲/75

花落/77



盲女/83

陶与暖/85

忍冬/89

洗客尘/98

邮局门口写信的老人/105

阿屏阿爹/109

老蒜/113

邻居/122

卖红菱的老人/124



束口袋/129

弦事/131

湖/136

阿尔茨海默病/141

秋虫/148

元宵节/150

铁风铃/153

灶神爷/155

拷花布/159

小满/161

大暑/164

时间/166



厨房里烟火风雅，
有故乡了就有的，
有爱了就有的。

这个根本不用举着洛阳铲到土堆里书堆里做考证，
只管相信就是了。



柿 子

“没有柿子就不叫秋天。”

这句不知谁说的话让我记牢了。倒不是因为这句话有理有格,而是因为话里面有自由。我说不清这几个字跟自由之间的关系,说得清就是有理有格了。

有一年暮秋跟朋友去了一处海拔一千两百多米的小山村,蜿蜒的公路穿过竹林梯田和山溪到达公路尽头,弃车步行进入才一百多个人的村子。石板路的两边有不少明清建筑。村子依山势而建,不时有柳暗花明的忐忑和惊喜。

当我们站在村子最高处时,从两间古建筑豁口的逆光处看到一株高大的柿子树,应该说是听到:陌生的柔软的“啪”的一声,接着又一声……我们转过身面对夕阳,看到了那棵柿子树。

柿子该是熟透了,不紧不慢一个一个掉落下来。树下草坡已是枯色,柿子掉落下来又慢慢滚落的颜色令人惊讶,忽然觉得柿子这样的结局才是好的对的,摘下来卖呵吃呵,都是委屈。

回来后一直忘不了那场景,难以重现和复制的场景。有一回跟另一位朋友念叨起,朋友也愣住,不说话,两个人之间是窗外投

进来的斜阳和细尘。后来朋友翻了画册给我看，是宋时牧溪的水墨六柿图。他说：

“这算不算重现？”

画放在桌子上的斜阳里，水墨的柿子颜色变深，它们刚刚从山顶的大树上掉落下来，沿着枯草的斜坡滚到画面这个位置。

六个柿子。整个画面不再有其他，然而四周充满了活跃的介质，充满了苍凉的敬意。它们像任何大大小小的生命体，像我们自己。凭空而来，不知所踪。这些感觉，不知道来自牧溪，还是来自我。

刹那的宁静和停顿，好像从宋代到现在，只是柿子从树上掉落的时间。

有时候人跟画之间的关系非常奇妙，在那个傍晚，在朋友的书桌前，我可以直接走到牧溪的这幅画里面，走回那次去的山顶，除了柿子，其他的都被炫目的高光隐去了，经过沉淀，变成意味深长难以言说的留白。

栗 子

湖州还是很小的城镇时，镇外乡民用手推车装着柴禾走街串巷卖栗子。小镇多见大杂院的老宅子，有共用的天井后院，不少人家在屋檐下走廊里放着行(hang)灶，需要买柴禾来烧火。

关于行灶，大人说“行”是走的意思，会走的灶头懂了吧？搬院子里天井里都行，渔家农家有将它搬船上搬田头的，走哪儿都是灶王爷头个要紧。

那时家里有一只比脸盆还小的老行灶，陶制的，模样可爱，大人不用它煮烧东西，闲置着，于是成了我们的玩物——搬走廊里，在上面架个小钢精锅，放一些水搁一点糖啊盐的，灶膛里放些废纸点着火，一会儿水开了，姐妹小伙伴分着喝。水面漂着些烧黑烧枯的纸屑，走廊屋子里满是烟，这些不影响孩子们豪饮的兴致。

秋天的柴禾让小孩子惊喜，他们从里面找到像小刺猬的毛栗子，将毛栗子扔地上用鞋底踩踏，去掉毛壳，油光光的栗子到手。这种惊喜太小家子气，仅限于幼童享用，大一点的孩子结伴到离城近的山里去，回来时浑身汗津津的，腿和胳膊上有几道浅伤，脱

下的衣服或裤子皱巴巴团着藏了不少栗子。这样的小孩子有几分血性。大人们含笑朝着这样的孩子说：这年头当爸妈的都没好东西给，外头有，自己找。

栗子上市的时节也有山民用麻袋装了栗子毛壳当柴禾卖，这东西有油性点火易着，废物利用卖得便宜。我家楼下的一户人家在天井里搭了个小灶披，烟囱高过四周的屋顶，一到秋天就烧栗子毛壳，烟雾弯曲着擦过屋脊，散着淡淡木焦味。渐重的寒气里忽然连尘埃都有了暖意。

那家的姑婆手巧有趣味，煮了栗子毛壳浸泡的水来染棉纱线，用染成的线替家里小孩子织袜子，柔柔的淡金色或淡褐色，正当一夕雨一朝凉，那些颜色也算秋色宜人。我猜那家的孩子长大后也是不会忘记的。

说起栗子毛壳，我们这个年纪的人小时候有不少喝过它煮的水，那时候不知道什么缘故，小孩子玩疯玩累后容易扁桃体发炎，略懂中医的家长 would 找些栗子毛壳配上冰糖什么的煮水给孩子喝，还真有效。时光行脚，如今很少有家长煮这个给孩子喝了，算是可惜。有时候爱通过笨拙来让人铭记。

最近我在盛产栗子的富阳吃到一种皮子褐色的豆腐干，熟悉的木香散在口里，让我愣住，想不起来是曾经遇到过的什么。山民道：豆腐干是用栗子毛壳煮成的汤炮制过的。我听着口里连说：这就对了这就对了。

说得眼睛发涩。当时正是晚饭时分，小饭馆外，农舍低矮，烟火落寂，逆光处几株栗子树像烧着一样。

梅花糕

江南有些地区称它们为“定胜糕”或“定升糕”，取其世俗的吉利。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，这样的“胜”和“升”能让人在当时因光晕而忽略人生的痛楚。含着热闹的温暖，我自然喜欢。也觉得它多少有点要死要活的计较。

这些那些，未尝不可。我习惯叫与它们初识时听到的名字：梅花糕、海棠糕……江南有很多这样的名字，像停留在兽群里随时可以高飞的羽禽。

下雨天。一大早跟采菊起劲聊吃的。当时不觉得，后来想：吃，是人另一个维度的故乡，雨则引人怀乡。吃客有时候是纵情和悲伤的还乡者。聊的吃食都是那类旧的和模糊的。越旧越模糊越接近故乡，如铜华泛美。

采菊新买了个蒸锅，正当什么都想拿来蒸一蒸的兴头上。也是，女人即便忙碌到无暇顾及厨房，还是会有不甘。女人到底是有悦人的天性的，以容悦人，以技悦人，厨技是一项。

不知被什么话头带的，说到了海棠糕、梅花糕。两种名称是同

一样点心：糯米君粳米臣，在净水里泡到微软，滤干送到石磨子里磨出米粉，用筛子筛去粗粉后均匀洒上热开水拌匀拌透，最后将米粉配上馅，装在粗陶模具里上笼屉蒸。米糕若出自五瓣花形的模具，就叫它们梅花糕、海棠糕。也有六出花瓣的模具，做的糕则可以忘忧，是百合，是桃花。

梅花在江南一向归属清雅，海棠则有脂粉名声。到了厨妇那里则不管这些。什么吞梅嚼雪，什么细嚼梅花当点心，饿死你们这些书呆子。米香才是天下第一香你们信不信。

在以前的江南，讲究的厨艺是长辈与小辈之间口口相传手手相授的。我不属于那个年代，我是那个年代落幕时的幼小的看客。

那时老女人对着年轻女人说：“不急，慢慢做端正。都着落好了，该有的就有了。”于是那些厨房的女人们脸上溢着安详，表情好像说：且慢，天下事大致如此。

老底子江南的女人，在厨房里让梅花海棠都沾上烟火气，写到这里我忍不住要掉个书袋子，不遭嫌才好。著名的日本俳句写道：“树下菜汤，肉丝上，飘落樱花瓣。”俳句里这样的事情是风做的，花做的，松尾芭蕉写的。而女人们早深谙此道，她们把这样的事情让人通过胃记在心里，不用一笔一墨。

我的记忆里，饭香、糕点香跟女人们讲的故事混在一起，她们是厨房里的女王，又是讲故事女王。什么小水湾天狐诒书，什么钱秀才错占凤凰俦，略有少许不宜的刺激，构成小时候的民间。

我是不听现今人说的：形状美好的糕点起源于唐宋——烧火丫头傍大款，换个好身份似的。

厨房里的烟火风雅，有故乡了就有的，有爱了就有的。这个根本不用举着洛阳铲到土堆里书堆里做考证。只管相信就是了。

乌米饭团子

有一首歌这么唱：它们被留在码头，像被拴在那里，全部的意义就是等我来，然后一起向前走。

人的一生，有一些东西被留下，等我们再想起。当初它们挟带着我们的天真懵懂，重逢时它们跟我们一样，有了温和与仁慈。

有一种我们的方言叫乌饭树的植物，长在城外的山里，它芳香宜人，有时候中医拿它的叶与别的草药配伍制健身汤，也可以解人的情志郁结。没有人在饭桌上说它这个功效，它们在，但说多了人会老。只是拿它来做饭团子，说吃了能驱蚊。有人开玩笑说：能驱小鹤啊。

颇有风情。夏天显得好玩起来。

掺了乌饭叶汁的糯米饭或糯米粉团子，灰褐色。

灰褐到像老年人凝视子女时的目光。

我们叫它们乌米饭和乌米粉团。

几代人传下来的立夏吃乌米饭和乌米粉团的习俗有个理由：吃过乌米饭和乌米粉团，整个夏天可以避免蚊虫叮咬。这里面有

怎样的因果关系呢？经不住仔细想，也没人会去计较。大人们认真真做着这件事，小孩子在一旁，觉得自己很受宠：蚊虫啊，我不用怕你了。

别的地方自然也有这样的旧俗，但我只知道湖州有。就像谁说：“我的家乡最美——别的地方也美，可我没看到。”

草浅树杂，天高山空，青蛙在低地蹦跳。

立夏前几天，山里人将采下的乌饭树叶子捆成小束运到城里。卖得便宜，便宜到看起来他们不是做买卖的，是来讲乌米饭和乌米粉团的故事的。

老人们一茬一茬走，小孩子们一茬一茬来，人间这件蛮要紧的事情会不会被忘掉了？

于是讲故事的人来了。翻山越岭，带上道具，一年讲一次。

夏天到了，我们来做一件小事情，让蚊虫远离我们爱的人。

这样的故事，像老去的女人谈论年轻时的被爱，她在被爱的回忆里面看到自己如花的美貌。

有人问过我：乌米饭和乌米粉团好吃吗？

我颇费踌躇，说：口感比普通糯米制品Q，有平和的香气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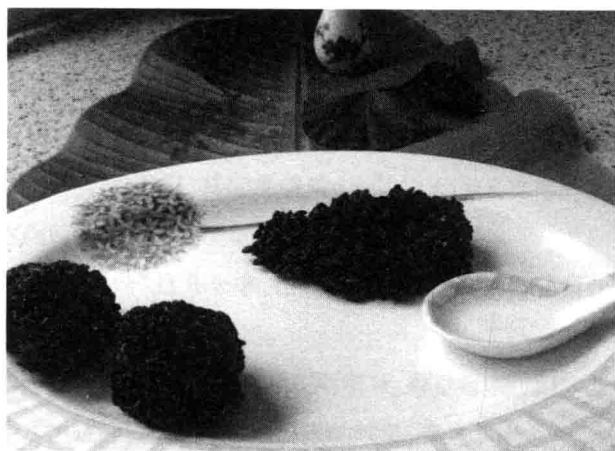
就这些吗？

就这些。哦不，另外还有快乐的味道，被珍惜相待的味道。

美食的定义里面有一条：投入时间、精力和爱。

乌米饭和乌米粉团就是这样的。

有一次与一位朋友同吃乌米饭团，席间还有杨梅。朋友忽然小哭——泪水出来很快用手指抹掉。



很多传统的東西慢慢变得无从谈起，慢慢失去语境。但人心里有。她说。

她又很快擦一下眼角，笑着说：当我是被杨梅酸着了吧。

夏天苦长，我们来按老习俗做吧，让爱的人欢欣。